

梧州府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

考說 各雜體附

三江源流考

國朝高輯

粵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匯流曰
 灘江曰左江曰右江灘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九
 十里至縣北天平石為漢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
 曰灘灘湘而為渠秦將史祿所鑿靈渠也遶縣西
 南行四十餘里合鳳源水俗名清河又八十里合大
 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一

義寧縣北七十一里有義江至蘇橋南渠作為二一西
 入永福達柳慶一東歷銅鼓墟合南渠作陡過涼
 風驛合相灘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東合樂川
 思江入灘
 出富川並匯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
 經恭城
 勤廢縣合濁水江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
 至昭平上五里
 賢河溫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
 湯泉
 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面
 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估客骸目驚心惟靈渠
 水細蒼梧浪平戒慎之心差釋號灘之苦亦少息
 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
 城東為左江左江之源有二出安南夷界十萬山

經上思州流遷隆峒下思明州合交阯河出高樓夷州

下寧明州合龍州江出廣涑州夷州經下太平府合

通利江出鎮遠州架山下新寧州合馱排水羅

陽縣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為交阯江左中之左

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剝塞市合泗城江

下田州奉議州上林土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

合南流江出思恩府武緣綠甕江出永康至合江鎮與交

阯合者為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寧府

合八尺江出交阯州下永淳縣合陳埠江出欽州人

橫州境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合浦縣在貴下貴縣合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

橫眉山出鬱林平界至潯州府東會左江者統

名左江潯州城西為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經

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遠縣合浪溪江出永寧

州一縣下融縣合帶江出融城至柳城縣合龍江是

為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水

出思恩縣至慶遠府合小江河出天至柳城縣合融江是

為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城

三面合洛清江出思江達瀰陸由蘇橋達桂林

西北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出雲南入貴

飲冬蘭春清淺難行舟遷經西來隆賓那泗慶西南諸水又

會焉下武宣縣合斷藤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統
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東傾合大隍江從弩灘分

廢州下平南縣合白沙江通容縣蒙江源出永安州下

藤縣合繡江北通容鬱下梧州府合灘江是謂之三

江三江既匯盡注於繫龍洲出廣西界合開建水

出富川經賀縣開建下封川合羅旁水寧入縣下德慶州合蓮

灘江出東羅安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墨硯洲至九

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清岐口出懷集經四會縣下思

賢滘合滇江出韶南雄府清遠縣下三水縣趨佛出

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橫州烏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

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劔武宣之弩碧斷藤皆
亂石橫江興濤迴漩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放灘
轉角之險而多烟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浪一
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潦放舟山飛樹走朝辭入桂
慕蒼梧蓋同一江行之樂已

立志說

明 吳廷舉

君子所就之大未有不由於志之大者志也者所
以期其所至而求必至焉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
焉有毅然必至之志而終身不能至焉者天下未
嘗有也有不能至者必其志之未定也志之未定

者汎然而思率然而行忽然而罷茫然而無所報者也其又有嚶嚶然曰吾將如是吾將如是而行不逮焉者此孔子之所謂狂大言無當其中未必定也是二者皆不足爲志焉夫志貴夫定而尤不可不審乎其初其初志於富貴則所以終其身者富貴也志於功名則所以終其身者功名也志於道德則所以終其身者道德也是三者志一異於初而終身人品之高下邈乎不相及未有志以富貴而能進於功名者也未有志以功名而能進於道德者也故曰志不可不審也昔者伊尹之耕於

有莘之野也其志固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顏淵之居於陋巷也其志固欲以聖人爲歸也是故尹卒爲王者之佐淵卒爲亞聖之徒古之人其所志者大故其所就者大也秦漢以來世道猶江河之日趨也爲士者往往以富貴爲慕以聲華相尙其志之卑人之陋無足齒者其間有志之士亦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號爲儒者亦徒竊其近似而無道德之實甚矣豪傑之士之難見也吾觀程伯淳自十五六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己病而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志之大有如此者而其所就爲天下完人爲龍德正中范希文自做秀才之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之大有如此者一日仁宗大用之而事業顯於天下嗚呼伯淳者豈顏氏之徒與希文者豈伊尹之徒與豈所謂豪傑之士曠百世而一見者與蓋嘗試論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固當負荷天地之事直上與古之聖賢爲徒而士之卑卑者有所不屑直以天下國家爲吾分內而規規於尺寸之功者有所不爲伯淳何人

也希文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何畏彼哉其志愈堅則其爲之也愈力其爲愈力則其齊之也不難故志乎二公者則亦終爲二公而已矣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者竟成此之謂也若夫立志不高而安齷齷靡靡者之爲則語及二公必曰彼昔之所謂大賢者君子也我何人斯惡敢望彼哉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爲之則人皆可爲堯舜而塗人亦可以爲禹不爲則曹交之食粟孟子之所謂未免爲鄉人也亦何憚而不爲哉故夫自謂不能而不爲者自暴者也謂我能之而不

爲者自棄者也謂我能之而爲之而不力者自畫者也是皆無志者也是其見之不明初之不審也嗚呼天下有志者寡矣吾誦胡文定書其亦有所感也吾讀王東石卷其亦有所慕也故著此以勉多士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吾深慶也幸也

傳經書院說

國朝 李 紱

大江以南經學自陳長孫先生始左氏藉其言得立學南方學者當百世祀之而不祧者也先生蒼梧人於梧士尤親切屬梧州徐守闢書院課士來請名因題曰傳經俾梧士知興起焉徐守大興人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六

有志於文教并書之以勸來者

賦役議

明 楊 芳

國初之制百十戶爲里丁糧多者爲長每里十甲首戶百卽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圖分十里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公賦公甸皆里正董之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歷年漸久徵輸之制名色繁多曰額辦者以物料爲貢有定額者也曰雜辦者藩司承部不時徵派無定額者也有定額者民猶得按額而輸之無定額者吏巧爲名色今日曰奉計部明日曰奉繕部今日曰奉司

文明日曰奉部文今日曰正編明日曰加編頭口
絲棼里長茫然莫知其措則不得不多方以應之
至於差役其繁滋甚見役里甲賦錢於官曰綱銀
曰辦銀有司復懾之令直日供具無名之征紛然
四出卽百緡不以抵數窮鄉小民白首不識官府
僱人代值月費數十金里甲大苦及編均徭又復
取盈其最重者莫如庫子夫甲廩保諸役上司行
部使客下車下程夫役之費急如星火而郡邑長
吏諸餼務咄嗟立辦大都廩編一兩費可百餘金
庫子編一兩費可數百餘金至兵役繁興衙蠹蝟
集編派彌多民不勝弊破貲鬻產逃亡者相踵矣
自一條編之法行之兩浙諸藩多倣而行之其法
合一邑錢糧分爲四差一曰里甲則課程公費之
類也一曰均徭則柴薪皂役之類也一曰郵傳則
水陸夫馬之類也一曰兵欵則弓兵民壯之類也
通括四差之數每歲幾何每米一石酬銀幾何一
切僱役官給之費而民不與焉然後編爲成書刊
爲由帖上無以飾憲司之觀下無以掩閭閻之目
貧富適均出入有度雖聖哲復生莫之易也至若
補偏救弊之權則當責之有司

廣西行鹽議

國朝 高熊徵

行鹽一事職親承憲諭無非裕課便民洞悉各商
厲民虧餉病源革目前之陋弊圖經久之良規無
微不燭無慮不周矣然考古鹽法之善無過劉晏
其理鹽也不過於出鹽之鄉置鹽戶所煮之鹽鬻
於商人任其所之至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
於彼貯之故鹽得常平各縣有各縣之引不得任
其所之也專行官引禁絕私鹽則非俟商絕鹽貴

然後減價鬻之也鹽何以得常平且晏之理財必委士類今商皆積賈惟利是罔卽僉土商亦豈盡得其人不得其人則徒滋紛擾法雖甚善利害仍相等耳查粵西往例每引至貴該銀八兩三錢零今每引止銀六兩六錢三分零耳而昔日之鹽賤引能多銷今日之鹽貴壅滯不行其故何也蓋粵西自古行鹽之法不論官民商賈但有資本者皆得在東買鹽惟於梧州立廠以權之每鹽一包梧州納銀三錢平廠納銀一錢二分桂廠納銀一錢七分任其發賣官無考成之責是卽劉晏但鬻於

商人任其所之之法也故經久無弊康熙元年廣東撫憲以鹽引滯積具

題前撫金始行文各處計口授鹽於是各府州縣俱有定額彼時吏有賢不肖民有巧拙其賢有司雖奉上法亦卹民艱開報丁口酌可而行不肖有司專事逢迎務爲苛索乳哺之子盡行開報民之巧者互相隱匿丁多而派鹽最少民之愚者無所覆藏丁少而派鹽反多其始之立法各處設埠按額行銷未嘗不善而其究也可行鹽之處得鹽反少發賣既速別處之鹽不得攙賣民苦淡食其山高

水峻不能行鹽之處得鹽雖未嘗多而壅滯不行商人交接衣食出其中搬運脚費出其中鹽價日騰民不能買尤苦淡食縣官既畏考成之責罪又與商多有交於是任商開價按丁發鹽追呼遍及雞豚敲撲盡於閭里民不聊生甚於青苗之害矣厥後不能行鹽地方乃有寧願釀銀銷納乾引聽從商人別處發賣者矣此當日傅將軍在梧日久目擊其弊故特

題總商通融銷引地方官無僉商派食之累而商人盡握利權低昂任意民食貴鹽引額仍滯其弊又

有如今日者要而論之有近鹽地方有不近鹽地方近鹽地方私鹽必賤窮苦小民趨賤避貴雖髡刑日報欲求私鹽之絕不可得也不近鹽地方私鹽既無官鹽又少雖出示嚴禁欲商人之不高擡其價亦不可得也蓋粵西鹽法之弊在按額行銷而按額行銷之弊總在能行鹽之處苦鹽少鹽價高擡不能行鹽之處苦鹽多欲不派之百姓鹽滯不行則病商且病官鹽而派之百姓則追呼不及病民則病官何則官有考成故也然今額引既定國課不容虧損古之良法豈能復行救時之政但如

憲諭革去東商令總商實開拆引之費腳價之費其過濫費與各陋規盡行查革總於梧廠合計其到鹽之多寡定其價值之高下任其通融各處發賣而不能行鹽之地派幫拆引之費庶幾

國課無虧公私兩便然而總商盡握利權又實難其人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是在大宗師擇之而任之耳職生斯長斯稔知其中情事仰承明問具見愛民諄切至意敢不備摠所見以對惟採擇行之
岑溪論

妖寇論 康熙八年

岑溪父老

今之無爲教卽古之白蓮教也聚米燒香妖言惑衆不特無知之民聽之卽有識之流亦爲之風靡何也或謂此輩有異術爲妖鏡令人照之見幻相焉又能遣紙人馬故從而信之共稱他日彌勒佛出世近又有稱馮真人者云能縱狼虎食人若不從其教必有狼虎之患噫何其愚耶彼彌勒者佛也馮真人者神也豈有神佛教人謀爲不軌而陷於災禍乎總緣人有妄想癡見故爲奸宄之所欺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二

誘耳康熙七年容邑妖人馮四彭奇糾黨破城寇及岑境幸本縣劉公昌言威德方畧一鼓而蔡捕鵬發箭□旗徐城守國才挺身破敵遂爾披靡而去再鼓而羅青矜天業之追捕竟獲渠魁黨羽全消一時平靖及詰其有妖術爲何就擒二賊竟供烏有然亦果烏有耳使果有妖術卽當所向無前萬一敗喪亦能亡匿漏網今旣得而擒之皆無所逃免則妖術且不能自庇而能庇人乎哉闔邑目擊此賊未得富貴先受誅戮有識者可不鑑其覆□乎接壤起禍事屬震鄰雖渠魁已殲而根株難

滅死灰易然凡有地方保甲之責者偵知聚謀何
□亟當出首撲滅以免株連當事者亦勿諱病至
□爲合鴟張也

□高熊徵書

國朝 金光祖

□事危疑之日足下獨能以大義曉諭將士具見
維持不佞之待唐遊擊非比尋常既特眼視之自
特眼拔之又安能令彼久居人下耶從前戰功徐
當彙敘其請添營制已移撫臺會題矣若梧州鎮
將寡識渺見殊昧大體不佞業切責之當令徑執
自醒也高涼乞撫不佞當已覷破刻下調師力勦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三

閱足下指畫如揣魏博時合機宜頗見同心須密
矚唐遊擊整搦以待調勦乘此機會懋建奇勳可
也滇逆駐橫之息已矚唐遊擊黎令密探回報亦
煩足下共商行之不旣

岑志

再與高熊徵書

金光祖

初七日得來翰俱已領悉馬踏石一戰皆賴宗社
威靈將士用命倖以成功謂可乘勝長驅而滇黔
柳桂諸逆蠡起蟻附列營神電四境騷然他不足
道若馬逆負恩反噬天奪其魄自來送死千里疲
驚因而破之便得席捲南橫全師版宇遲遲吾行

亦持滿而發之意思門下自諒之也目下正在合
兵會勦唐遊擊用當一面未便遣回岑邑虛聲不
過狡賊詭計卽有驚息藉門下與行閒弁兵同心
協力衆志如城奚患小寇耶別教更見壯懷欣喜
之甚李雷州伏節不屈百口並陷可謂粵西有人
附聞以慰餘不盡岑志

與高熊徵書

國朝 傅宏烈

不佞於門下相知有素前在艱險中尙力爲保護
周全今日自當始終提拔但以西粵未平未便題
請故先給同知銜劄委以團練名色乃一時權宜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四

欲門下以此便於約束鄉兵原非題請實銜也今
在岑官兵多已撤回止量畱駐守希門下協同文
武各官殫心堵禦安輯此方勸諭輸將爲福桑梓
便是莫大之功不佞當力爲展驥斷不有負也率
復并候不盡願言岑志

祭舜廟文

唐 張九齡

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
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
屋之尊巡狩而來殂落於此倦勤之造永結於黎
庶惠懷之仁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遙威靈如在今

聖朝紹興至道愍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
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
殫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
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
明亮斯欽到願俯垂眞祐俾輸力明時尙饗
隆慶二年諭祭吳清惠文

惟卿長才大略直節貞心奮跡甲科歷官中外志
操堅勵風力素持禁索括於諸方罔避權璫之怨
革舶司於一路永留清白之聲剛直久彰要華薦
陟嶺表振旅掃海甸之妖氛江右分臺伏姚源之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五

寇孽勲勞懋建邦土載司威名夙著於生前輿論
翕歸於身後顧惟恤典未及舉揚茲特追褒爰昭
懿德旣遣官而諭祭復節惠以易名恩渥攸加爾
靈祇慰

祭四義士文

康熙五十五年

國朝

高

輯

維我

聖皇御極迄茲五十五年路不拾遺人遊豐亨之化日
夜不扃戶世樂熙皞之堯天九州盡冠帶之域四
海絕烽埃之烟獨粵僻在天末而岑壤接東偏初
猶狗偷而鼠竊漸乃斬木而揭竿數縣悉遭其剽

掠永業屢觸其戈鋌軍民股栗偕竄爭先爾義士
海芳狀則魁吾力如虎兇總練半鄉長城是倚鼠
輩鴟張每深撫髀蹂躪雖非其鄉震鄰亦用爲恥
去歲十月探丸羣起掠藤邑而欲東駐蓮塘而不
徙海芳奉委堵禦謀於老李而率强弩夾伏山圮
我誘之追可殪吾矢李亦同仇共期滅此詎知運
厄賊謀愈詭寒日將斜空山欲紫海芳攘臂大呼
裂眦嚼齒手刃三兇橫衝賊壘伏發溝中結纓以
死老李憤躍揮戈雪恥雖堪賊胷竟啞虎尾雙頂
廷華毫無畏葸畢命疆場何如床第哀我良人同

時俱已嗚呼壯哉人誰無死死難其地凜凜剛風
巍巍正氣甕山瀧水長流千古之英靈勇將謀臣
有愧一腔之忠義嗚呼壯哉使闔邑之守土者皆
爾也賊豈能越吾土而輕肆惜乎力竭首碎莫伸
滅賊之心振腕拊臂空下英雄之淚嗚呼已矣壯
士逝矣岑之殺賊寧復有若等之忼慷而果毅者
乎然而方是時也日星慘淡山岳陰翳義魄忠魂
死當爲厲其殲厥渠魁執彼醜類使風鶴草水之
皆兵以顯爾捍衛維桑之夙志吾等臨戰場而酬
酒能不追傷而雪涕靈不昧兮行空尚彷彿兮來

至

交州牧箴

漢楊雄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航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艱難泉竭中虛池竭瀨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十七

總府題名後跋

正德八年

明湛若水

總府者三府同寅協恭之地也書稱三后協心易稱二人同心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總府之設凡欲以協同也府創於總督韓公永熙總鎮陳公總兵陳公贊成之府題名肇於今總府竹田林公舜舉總鎮潘公世貞總兵郭公世臣贊成之自陳公迄潘公總鎮者凡七公自陳公迄郭公總兵者亦七公自韓公迄林公總督者凡十有五於是乎總府始有題名記而缺典肇修蓋公於撫綏之餘海隅平定之後尤欲以繼往績而示來世其有功斯

府大矣若水適以安南之使道過蒼梧而見夫三公者禮遇甚勤閒嘗道三府之事潘公曰子豈有事事哉予惟以靜以鎮予應曰然林公曰予職無所弗督督責在予予應曰然郭公曰予惟戎事是總其敢弗虔予應曰然若三公者其有不協同者乎然而自三公而上等而辨之其然與否者可知矣雖或繼三公者其然與否又可數而知矣是故後之觀題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也賢某也不賢某也協以成功某也乖以僨事其將起敬起畏是倣是懲勿使後之人復議我也林公遂俾予跋

於下方

漢丁孝子辯疑

國朝 孫士恂

蓋郡邑之有志以傳信不可以傳疑凡山川人物名宦流寓之類必可信而後可傳不可信寧不傳焉岑邑志惟錄本繙閱既畢其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無如鄉賢漢丁孝子爲最嘗見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名宦不載丁蘭而人物載丁蘭則蘭非仕於野王而產於野王也夫何疑且蘭列人物而不列流寓則蘭爲野王之土著而非野王之客籍也又何疑又不列他省名宦與流寓而僅於

人物下詳其刻木事親及吏嘉孝感之事則其定省溫清迄無虛晷出告反面莫敢遠遊事死如生殆以供爲子職終其天年則蘭旣不糊口四方必不托足於岑邑也又何疑况廣輿記載廣西梧州府山川有丁郎山註云岑溪孝子丁密故居在其下訛傳爲丁蘭至本郡人物不載密姓氏密之生於何代仕與不仕亦未有及夫廣輿記乃雲間陸氏周流四海十易寒暑三易屬草然後成書其蒐羅詳確知丁郎之爲密又確知岑人以蘭易密之爲訛而後操觚以訂踳駁則丁郎之是密非蘭是

二非一較若列眉不類魯魚亥豕之謬也更何疑今本邑鄉賢祠內中央祀主題曰漢河內太守孝子丁公蘭字密神位及查邑志人物首列孝行丁蘭字密漢歸義鄉人因詳及刻木一事與河內所記大同小異而未又繫以孝廉辟爲河內令官至太平府知府揆厥所由蓋因丁郎墓道原有漢孝子碑日久沉淪以致書名書爵書事實俱屬牽合附會其間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蓋有數端請得而悉數之攷諸沿革漢之河內卽今之懷慶此郡也而非邑也郡則有守而無令如稱令則

令之河內矣邑名河內始自隋在漢尙名野王漢爲野王令無河內令且郡名太平始於宋守名知府始於明在漢屬丹陽漢爲丹陽守無太平知府奈何因一人履歷之舛錯舉一代因革而遷就之乎夫蘭向與帝舜並列二十四孝特祠奉祀與省城虞山帝祠遙爲配享諒亦無媿但密以孝聞當年宗族比閭必非謬獎迄今家喻戶曉詎有虛聲何遂不與本邑先賢齒乃媚其遠者疏者忽其近者戚者也存則視膳問安歿則享祀不忒瓶罄壘恥凡爲人子罔不怵湯靡寧而況於孝子乎迺蘭

之二人與岑毫無瓜葛儼然追祭於東郊而密之怙恃在岑實爲桑梓反同若敖之祀又奚以釋丁郎終天之恨耶且蒼梧之野大舜南巡所蒞陟彼虞山俎豆森列宜矣蘭則生長河內足跡不離子舍皇華江畔蝴蝶山陬何因不遠數千里載往載來與岑之先達配采芹而陪釋菜乎矧鄉賢祠內如周梁羽廖諸公宦蹟輿評班班可考岑雖蕞爾巖邑門內之行誰無父母何致近遺五黨遠取他邦先正之典型如在諸公得無怨恫也哉載稽歸義鄉丁之氏族不少槩見然通邑編戶尙有晨星

落落其閒寧無密之子姓一旦升於士類列於宮
牆瞻仰巍然首席者將以爲祖耶實交州之雲仍
胡爲乎野王之苗裔不以爲祖耶豈人盡芝草醴
泉舉木本水源委諸草莽付諸東流乎廟廡之右
正襟南面盡岑邑之音容也則蘭必自視若贅疣
然祝史陳辭實野王之名諱則密反似爲不速客
彼此可嫌倘灌地迎神之際二公俱退讓不前將
虛席以待未免減色其奈之何夫不可信而可疑
可疑而不可不辯者有此數端奈何辯之不早辯
也士恂忝司民社日以釐正爲念爲岑邑畱一信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一

史席未暇暖掛吏議又值干戈四起株守危城軀
命有如朝露待罪之餘輒因所疑不敢重誣先哲
以自誣漫筆表此俟後之畱意考覈者

花洲示

國朝 何夢瑤

爲照百花洲者南儀勝地岑邑靈區載在志書冠
乎諸景秋濤夜月何殊白露洲邊古樹寒山恰似
姑蘇城外渭濱環翠同吟夏彩之詞泗水嫣紅共
識春風之面珠江花藥差可方之漢渚琵琶瞠乎
後矣蓋緣明季儒學鍾公孝廉廖李兩公選勝搜
奇追訾家之方軌尋幽剔異陋馬退之新亭蓮社

斯開花宮爰啓旣構蘭若以棲縑素復捐寺田以
供伊蒲維時六祖談禪一心與旛風俱靜生公說
法百卉偕花雨爭香無何劫火洞燃禪燈乍暗魔
高一丈世甫幾更乃有稂莠之徒敢冒檀越之後
任情蹂躪肆意憑凌遂使翠竹黃花悉成灰燼長
松細草日就凋零本縣目擊心傷廢興頽舉南山
定判黎邱之鬼方潛茅屋題詩妙高之臺如舊慚
無玉帶可鎮空門慮有山魃重侵淨土合與寺僧
居民約嗣後仍有冒稱山主吞占常住田產及盜
伐洲中竹木者許寺僧立即稟究僧等更當恪守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二

清規隨時修葺寺宇培植花木以壯勝觀毋得招
邀匪類玷污佳境庶山清水秀永懷前哲高風松
茂竹苞長樹千秋嘉蔭

丁孝子墓碑 乾隆三十一年

周 春 知縣

岑溪縣治東十三里有蝴蝶山一名丁郎山山麓
爲後漢孝子丁密墓縣志稱密字靖公歸義鄉人
性清介事親盡孝遭父喪廬墓三年雙鳧馴伏後
母喪廬墓雙鳧復至南齊時刺史范雲遣使祭墓
墓舊有碑元季沉於水後人因不詳事蹟遂訛爲
刻木之丁蘭復創蘭字萊坡舉孝廉爲河內令官

至太平知府之說俚俗無稽可供一笑蘭與密顯屬兩人本不足致辯蓋自後漢迄今已千七百有餘歲矣永業連城南儀州之建置屢更生長於斯者不可勝數也而姓名不朽埏隧猶存惟孝子一人耳孝庸行也當孝子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初何嘗計及於里黨之傳述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其理固不誣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此邦人士聞孝子之遺風賢者勤而不肖者悔相率而化於孝德不亦休乎余謁拜墓下禁樵採且樹之銘曰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三

此丁孝子之墓也孝子葬於後父母葬於前異驕孫之祔也林澤何以茂乃今而知其故也作此銘辭以詔行路也

鄧公廟碑記 乾隆三十一年

周 春

生以方術聞死以神道顯自古有之莫如後漢東陽趙侯余由浙東江右楚南入粵西境見所在崇奉千百年如一日乃知范書本傳所云尙未盡身後之異蹟也岑溪有鄧公者諱清字子眞明正統閒羽士也習符錄有驗一日雷神下擊觸穢而墮公咒水洗之雷神飛去自是法益進歿後鄉人廟

祀焉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奔走而祈福者無
虛日至於今勿衰以此觀之殆趙侯之流亞歟公
有子曰明亦有道行能世其傳此又趙侯之所無
也公晚年卜居善村相羊山水獲老壽令終較之
東入章安之事恐趙侯且有所不如也公廟食七
鄉凡數十處其在通濟橋側者乃趁墟所必經余
爲作鄧公廟碑系以辭曰金書玉券紫文丹章道
家者流科儀煌煌度人濟物功德無比何以報之
立廟以祀邇迤帽山琤琮瀧水巨棟高葢妥靈於
此神之降兮靈旗蜺旌神之徠兮鳳管鸞笙焚以
香楮薦以醴羹白叟黃小拜跪中庭巫前陳詞百
姓安樂風雨時若瘴癘不作匪神之靈誰克保障
勒諸豐碑用昭神貺

徵脩梧州府志示

吳九齡

示爲預行探訪以備纂修事照得徵文必兼求獻
考古乃以證今表微闡幽則人知自奮修廢舉墜
斯物與維新郡邑之有志非徒以載井里山川而
已殆將以施教化出政令鏡得失寓勸懲而大有
關於風俗人心者也查梧州府志自康熙二十六
年東甌陳公肇修以後距今七十八載未經重輯

舊刻久矣模糊版片類多朽蠹以致五縣邑志亦
或有或無並皆殘缺伏思閱歷

三朝之雅化遭逢

列聖之純禧文教覃敷於遐荒車書朗增於統志凡山
陬海澨彈丸蕞爾之區莫不按圖披籍燦有成編
况我梧爲南交名郡西粵首疆橐鑰三江屏藩入
桂信民物殷繁之會而衣冠文物之邦也可令圖
籍范然章程缺若禮委草茅官荒雲紀是豈惟守
土者之失職抑亦都人士之所共羞也本府下車
以來卽有志斯舉方政務之未遑亦載筆之維謹

梧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五

茲與分府協共同心懋勤交贊行將卜吉開館於
傳經書院夙夕敏皇以從事焉雖然歷年旣久則
稽考爲難檢案牘而無存懼傳聞之異說恐掛一
而漏百致傷畧而譏繁將沿襲以支離更舛訛於
傳會脩而失誣轉不如不脩之僅失攷也此皆由
見聞未廣咨訪不勤莫覩遺文罔徵黎獻旣未協
乎輿論詎克饜夫群情自非詢謀僉同奚以昭茲
來許本府虛衷集益志在博採無遺冀爾士民共
襄盛舉或青箱世業家傳必有藏書或白首窮經
身後猶存遺稿或畱心紀載托野史以續稗官或

雅志搜羅誌嘉言以傳懿行或服疇而食德能述
舊聞或擊壤而鼓歌知談往事凡有關於生民利
病之故政治因革之宜災祥水旱之由忠孝節義
之美筆之於簡識之於心者均當確抒見聞以資
採擇限一月內呈送本縣彙詳誌館所有書籍卷
帙以及詩文稿本各開清冊該縣檢查印發以憑
給還決無畱滯爾士民宜共諒之夫信史重千秋
之業直道畱三代之公諏咨豈築室之謀惠我望
周行之示敢云致詢於芻蕘勿吝爾音於金玉庶
幾文獻足徵事言備載郡志成而五邑之志將次

第以興實爲邦國之光詎惟守土之幸而已哉